

春节影像里的农村改革“史记”

——读《过年——中国农村的40个春节》

李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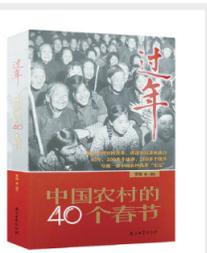
“百节年为首”，过年是中国老百姓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。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传承，年俗文化已经深深融入中华儿女血脉，成为民族群体的集体信仰与精神图腾。而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，中国的农耕文明史即是国家发展史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恢弘画卷里，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举措和关键节点，均围绕农村、农业、农民问题来勾勒和展开。当过年和农村相遇，碰撞出的闪耀火光，是农村年俗的变迁历程，是农村改革的巨变时代，更是奋进中国的荣耀之路。

改革的路上充满艰辛与曲折。上世纪70年代，许多农民吃不上饺子，生活十分贫困。穷则思变，如作者所说“贫穷与饥饿，对中国农村改革做了最广泛的动员”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，几户农家凑钱买上了拖拉机、原本靠城里亲戚

扶持的农民向城里寄土特产、“电话村”接连出现、村民不断出现“万元户”……农村改革对农民生活和发展的影响，密码都藏在春节期间农村出现的新气象里。农村改革进入第三个十年，免除农业税后的农民担子更轻。“新三大件”从城里走入农村，小轿车不再是“稀罕物”，微信拜年成为新时尚，村民自己用电脑制作年历……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富裕，充满活力的

新农村正在出现。十八大以来，农村的发展进入全面深化阶段，小康社会成为农村改革的目标。微信、支付宝、二维码与共享单车扩展到农村、无人机进入农民家庭，而土地所有权、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开，使得农村改革展开新的一页。

全书200多个故事、200多个镜头中，以最真实直观的方式讲述着春节影像背后的“春天的故事”，记录着党



《过年——中国农村的40个春节》一书的作者李锦曾是新华社的记者，几十年的时间里，他手持相机和钢笔，穿行于全国各地农村进行调研，以“过年”的微观视角观察中国农民的衣食住行、婚丧嫁娶、日常起居等，记录着刻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农村春节过往和温暖瞬间，呈现了中国农村在经济体制、乡村面貌、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。

春节气象

鲍安顺

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。这句俗语，把回家过年的意义，说得明白晓畅，凸显出广泛的人文基础，包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。那年俗，千年传承，在我们的灵魂里，也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根深蒂固，不可或缺，形成中华人文最独特的心灵气象。一年之中，回家过年的意义，非同寻常，它是生命的基因，那文化渲染的向心力，无法抗拒，也无法回避，魔性般招摇我们。我们每个人，在回家过年的理念里，南来北往，乐此不疲，充满信念、寄托与渴望。

过了腊八就是年，那年就像时光的风情年画，让人们在忙碌中守望，也在守望里，感知年的多姿气象。过年，是人心灵的寄托，给一年的时光，有一个交待；那一年的辛勤忙碌，总得有所希望，有期盼，才有力量，让过去更有意义，未来更有奔头。是呀，我们在年的交融中，找到回家团聚的借口与理由，那是生活休闲的最好机会，也是天伦之乐的幸福舞台，在岁尾冬闲时光，生活的节奏渐渐放慢，让我们心怀虔诚，愉悦轻闲，急切从容，步伐悠然。腊月，是迎接春节的前奏曲，人们扫房、请香、祭灶、封印、写春联、办年货，直到除夕夜，都是马不停蹄，奔走忙碌。可以说，中国人的年，年意丰沛，有喝腊八粥、过小年、除夕夜、元宵狂欢、二月二龙抬头，真是万象更新，风情如画。

我常想，年无处不在，从老屋里点燃的长明灯，到院落里挂着的红灯笼，还有贴春联的喜悦目光，放花炮的炸响声，踩高跷的人影晃动，舞龙灯的群情激昂，那年时刻启动着，犹如礼花绽放，暖流涌心。其中所有的喜庆活动，都在祈愿来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让我们从中营建团圆平安的融洽气氛，温暖祥和的生活气息。其实，年传承千年，在自觉演化与积淀中，形成独特的人文气象，像一棵参天大树，又像一条奔涌江河，辉映着中华人文的脚步声，走进了时光永恒，它光彩鲜亮，风情浓郁，气象若霞。

年让春节，赋予了精神气质，无论祭祀神灵，还是祭奠祖先，春节都在人们心中，充满人寿年丰的强烈愿望，包含生活向上的美好憧憬。年给年味，增添了一抹亮色，也赋予一份精彩气韵，且变化无穷。比如从传统的登门拜年，到电话拜年、信息拜年、微信拜年，时移易易，拜年的本质不变；再比如从古老的春联窗花，手工印制的套色木版年画，到网购的灯笼和印刷贺年卡，春节在传统审美的基因里，熏染着新思想和新理念，可是那心灵归属，殊途同归，完全是一致的。我想，那年，放飞着气魄宏大的心灵皈依，在我们的精神向往中，把农耕文明的喜悦气象，点亮熏微，让我们的灵魂，拥有历史的久远记忆，时光的丰厚内涵，灵魂的民族气象。其实，年在我们内心，特质丰富，品质佳优，无论传统的，还是时尚的，都在我们团圆的渴望中，浑然天成，像时光的雕塑，挺拔永恒，亘古如初。

春节的气象里，包含萧敬之意，泰然于天地之间，关乎人心。首先在于对上天的感恩，这是敬，敬天之恩，让我们物富民庶，生活美好；二是对父母的感恩，这是孝，让我们懂得珍惜，知晓天高地厚，父母在上；三是对社会的感恩，这是诚，一元复始，万象生机，大爱藏于天地，也藏于心间。人在新年，万物复苏，天人同庆，年是好日子，福满乾坤，它在人伦与天伦的相合中，在人情与天理的相符中，在生命与自然的合拍中，天赐鸿福，充满人性色彩，弥漫生命意味。春节时，我们对天地的信仰，是对道的推崇，对自然的尊重，对生命的关爱，对人生的感悟，它的伟大功德，是展示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的宏大主题，是中国人的狂欢激情，放飞礼乐文化的“天禧”之乐，是天德和天禄的思想，在“天乐”时光，横无际涯，让人心驰神往。

是呀，年的内涵，赋予年最核心的精神气质，就是“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”。在《周易·文言传》中，那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，让春节在精神上归有所宗，它在辞旧迎新的万象更新之时，让生命的追求，有了依附感和成就感，也让我们的理想和感恩，拥有了天赋之赐的芳华，熠熠生辉，世代相传。



『五福』为何福

钱国宏

每到春节，人们都喜欢提到“五福临门”这个成语，或是用于亲友相互间祝福，或是用于对联，如“五福临门盈万利，八方进财乐典隆”。虽然人们都熟知“五福临门”这个成语，但却很少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“五福”的具体内容。

“五福”这个名词，原出于《书经》中的《洪范》：“一曰寿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宁，四曰攸好德，五曰考终命。”具体指：第一福是“长寿”，第二福是“富贵”，第三福是“康宁”，第四福是“好德”，第五福是“善终”。

“长寿”，指的是命不夭折而且福寿绵长。“富贵”，指的是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。“康宁”，指的是身体健康而且心灵安宁。“好德”，指的是生性仁善而且宽厚宁静。“善终”，指的是能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。临终时，没有遭到横祸，身体没有病痛，心里没有挂碍和烦恼，安详而且自在地离开人间。

按照一般的理解，只有“五福”齐全，人这一生才能够算得上是“美满幸福”，缺少其中任何一项“福”，都会使人生不“圆满”、“幸福”。但是现实生活中，又恰恰是“五福”难以齐备于一身，如有的人虽然长寿，但却却是劳碌一生；有的人虽然腰缠万贯，但却却是英年早逝或是疾病缠身；有的人虽然身无分文，但却却是高寿终老……诸如此类。因此在传统意义上，人们认为只有五福齐备的人，这一生才算是活得最完美、最圆满、最幸福的，五福之中缺了哪一福，他(她)的一生都是有缺憾的。所以，人们才向往那种五福齐备的人生，才对“五福临门”寄予了厚望。

“五福”说法，是中国人对“福”最早的阐释。虽然民间有“五福”之说，但是，“五福”当中，还是有轻有重的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福是第四福：“好德”。因为德是福的原因和根本，福是德的结果和表现，以此敦厚纯洁的“好德”，乐善好施，广积阴德，才可以培植其它四福，并使之不断增长。

花灯云影共徘徊

靳小倡

元宵节又名“灯节”，是中国的重要传统节日，其历史可追溯到汉代。张灯习俗的大发展则是在唐宋时期。

盛唐时期，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富庶，给礼俗、娱乐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唐都长安和西周、秦汉一样，例行宵禁，唯独元宵节期间可以看灯。元宵节张灯习俗活动规模一年胜一年，极尽姿态，出现了高达八十尺，点燃后百里皆亮、光明夺月色的“百丈灯树”；还有高达二十间，高达一百五十尺，悬挂着珠玉、金银穗，描绘着龙凤虎豹，极尽绮丽和韵致的“灯楼”。花灯不仅花样翻新，品种繁多，而且在灯光下有乐舞百戏。成千上万的宫女及民间少女在辉煌如昼的灯火下边歌边舞，这些歌舞有的叫“行歌”，有的叫“踏歌”。在这灯火璀璨、载歌载舞的元宵节，文人献踏歌词，吟诗作赋，倍添雅兴。

宋代城市生活进一步发展，元宵灯火更为兴盛。宋朝灯笼制作较唐朝更为华丽奇巧，灯品繁多，有五色琉璃灯、白玉灯、走马灯、沙戏灯、珠子灯、海鲜灯、罗帛万眼灯、象生鱼灯、人物满堂灯等多种花灯，更有兼具山林形胜的鳌山，也称“灯山”的出现。为了元宵节大放花灯，人们从前冬至就开始了庞大的灯山制作。在灯山上，彩绘的多是神仙故事。灯山点燃后，万灯齐明，金碧四射，锦绣交辉。有的灯彩绘成文殊菩萨跨狮子、普贤菩萨骑白象等造

型，特别令人惊奇的是，菩萨的手臂能自如活动，手指还能出水，喷珠溅玉，奇妙多姿。到了元宵节，月光如水，灯海深处锣鼓声声，鞭炮齐鸣。花灯上鸟飞花放，龙腾鱼跃，各种人物舞姿翩翩。人山人海，乐声嘈杂十余里，形成了红火热闹的盛大场面。

元宵放灯风俗，历来元而不衰。明代的灯节，仍然可以与唐宋两朝媲美。

清代的元宵节依旧热闹，只是张灯的时间有所减少，一般为五天，从十三日开始到十七日结束。花灯由纱绢、玻璃制作，上绘古今故事。冰灯是清代特殊的灯品，由满人从关外带来。这些冰灯结冰为器，栽麦苗为物，华而不侈，朴而不俗，极具观赏性。那时，民间娱乐活动增添了大量内容，元宵期间，人们不仅舞狮子、舞龙灯，还扭秧歌、踩高跷、跑旱船、打腰鼓……每日社火不断，锣鼓喧天。孝义县志《清·雍正版》载：“元宵，张灯结彩，庭插松柏，门列炉火，光焰腾灼，箫鼓喧阗，男女夜游，自十四日至十六日止，凡村镇作九曲黄河灯。”

民国时期，灯节的传统习俗一直因袭下来，只是灯期又缩短为三天，十四日为试灯，十五日为正灯，十六日为残灯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城乡依然要欢度元宵，就这样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，元宵灯节历尽变迁，相延至今，盛行不衰。

古代名人“年联”趣事

刘凯

“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。对联也叫春联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，它对仗工整，平仄协调，尤其是它与书法的美妙结合，更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绚烂多彩的艺术独创。每逢春节，国人都喜欢在家中贴对联，那喜庆、红火的场面，将节日的喜庆氛围营造得愈加浓烈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很多名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写联佳话。

王羲之：半联防盜

东晋文学家、书法家王羲之书法秀雅雄健，人称“书圣”，某年春节，他写了一副春联：“春风春雨春色，新年新岁新景。”由于人们喜爱王羲之的书法，结果这副春联刚刚贴出去，便被小偷偷走了。没办法，王羲之只好又写了一副春联：“莺歌北里，燕语南郊。”结果当晚又被人偷走了！王羲之思忖再三，再次写联：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”由于联语不吉利，所以这副春联算是“保住”了。但是人们实在是搞不清一代书圣为何写副这样的丧气春联。除夕当天，王羲之在那副春联下面各添了几字，变成了：“福无双至今日至，祸不单行昨夜行。”路人看了，无不佩服书圣的巧思。

吕蒙正：联外有音

北宋初年，宰相吕蒙正宽厚正直，对上遇礼敬言，对下则宽容有雅度。他对当时社会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愤愤不平。某年春节，一位穷苦人请他代写一副春联，吕蒙正写道：“二三四五；六七八九。”横额：“南北”。此联一经贴出，便引来一片哗然：大家始觉其“怪”，继称其“妙”！原来，这副春联最大的妙

处在于弦外音：上联缺“一”，下联少“十”，正是“缺衣少食”。横批“南北”，意即“没有东西”。吕蒙正的爱民之心跃然纸上。

朱元璋：为屠赋联

明太祖朱元璋爱对联，一年除夕，他传旨：“公卿士庶家，门上须加春联一副。”结果他在出巡察看时，发现一户屠夫门上没有春联。这明显是抗旨。朱元璋细问方知：屠夫不通文墨，无人替他写联。朱元璋一时兴起，当即挥毫为屠夫家写了一副独特的“屠夫联”：“双手劈开生死路，一刀割断是非根。”

徐文长：添联泄恨

明代杰出画家徐文长，某年春节路过知县官宅，见门前贴着一副春联：“瑞雪初霁，爱民若子；腊梅怒放，执法如山。”顿时心生怒气，这位知县是有名的贪官，他仗势朝里有人，在地方上长期为非作歹。徐文长找来两条红纸，在那副春联下面各添了四字，那副春联变成了：“瑞雪初霁，爱民若子，金子银子；腊梅怒放，执法如山，钱山靠山。”路人读了，无不掩嘴而笑。

祝枝山：标点卖钱

祝枝山是明代著名的“江南四大才子”之一。某年春节，祝枝山为一富户写了两副春联：“明日逢春好不晦气，终年倒运少有余财”“此地安能常住其人好不伤悲。”富户一见气得七窍生烟，将祝枝山告到县衙。县官责怪祝枝山写春联添丧气，祝枝山大呼冤枉，他拿起笔，在那副春联上添了几个标点，春联立马变成了：“明日逢春好，不晦气”；“终年倒运少，有

余财。”“此地安，能常住；其人好，不伤悲。”县官一读，这是多么好的春联。结果不仅没有怪罪祝枝山，反而判富户赔偿祝枝山百两银子。

袁枚：吹牛撒账

清代翰林院庶吉士袁枚辞官隐居南京小仓山随园。某年春节，他自撰一联贴在门上：“此地有丛山峻岭茂林修竹，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。”上联夸赞随园之美，下联“三坟”“五典”“八索”“九丘”，则指古代典籍。全联意在表达自己学识渊博。结果此联刚一贴出，便有人向袁枚借“三坟”“五典”“八索”“九丘”。这几本古书早已失传，袁枚如何拿得出？又急又羞的袁枚赶紧撤掉了那副春联。

郑板桥：借歌成联

清代文学家、书法家郑板桥以文章、书、画而闻名天下。某年春节，他在乡村游玩时，遇到两位农妇在河边洗衣对歌。甲妇唱道：“春风呼呼梳杨柳。”乙妇对道：“夜雨偷偷洗禾苗。”郑板桥听罢心中生喜，随即将两农妇的对歌改成了一副春联：“春风放胆来梳柳，夜雨瞒人去润花。”村民读了，无不拍手称绝。

蒲松龄：改联暗讽

著名文言短篇小说集《聊斋志异》的作者蒲松龄，某年春节曾应邀为一位财主家写门对：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。”结果不通文墨的财主火冒三丈。大年初一，蒲松龄按照财主的“旨意”把那副对联改成了：“天增岁月娘增寿；春满乾坤爹满门。”

乾隆皇帝：赋联兴商

清代的乾隆皇帝微服私访过程中，时值除夕。他看到一家鞋铺生意冷清，便给店家写了副对联贴在门上：“大鞋榷，小鞋榷，榷榷砸出穷鬼去；麻线绳，棉线绳，绳绳引进财神来。”皇帝亲手为鞋铺写对联的消息传开后，这家鞋铺立马声名鹊起，生意红火起来。